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四十四回 誘湯二縣衙完案 兩公差拜請濟公

話說濟公和趙鳳鳴二人談話，問聖僧要用甚麼妙藥治眼。濟公說：“這一雙鞋是藥引子，還要一個全單。藥味不同，我開出來，你等照方兒預備罷。”叫家人取過文房四寶來，立刻，濟公寫完，給趙二員外一看，吩咐家人照樣預備，用包袱包好。濟公叫：“趙福，扛著包袱跟我去，找藥引子去。沒有藥引子不能辦。”趙福跟著和尚出了大門，又告訴趙福幾句話，立刻趙福去了。和尚信口唱著山歌，街前走，唱的是：

得逍遙，且逍遙，逍遙之人樂陶陶。富貴自有前生定，貧窮也是你命該招。任你用機謀，難與天公繞。勸君跳出這朦朧，隨意逍遙真正好。盃中酒不空，心上愁須掃。花前月下且高歌，無憂無慮祇到老。

濟公信口作歌，一直出了西門。祇見前面有一人，扛著包袱，往前正走，那街市上之人全都讓他說：“湯二哥，你老人家怎麼會走了？我們都不知道，也沒給你送行，有甚麼急事？”祇聽那人說：“我家來了一封急信，叫我急急回家。我回來再見罷！”眾人讓著他，他並不站住。濟公一看，心中說：“要把此人捉住，方好辦事。”想罷，隨後就追，一直出了關廂。那人不住回頭，直看和尚，和尚後面緊追。那人就把包裹放在地下，坐在包袱上，心說：“這個和尚，追我幹甚麼？我又不認識他。看他過來怎麼樣？”和尚來到近前，也就坐在地下揚著臉看著那人，目不轉睛。那人氣往上撞說：“和尚，你瞧我做甚麼？”濟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姓甚麼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姓湯，你問我做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你一說姓湯，我就知道你叫甚麼。”那人說：“我叫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你叫湯油蠟。”那人勃然大怒，說：“和尚，你又不認識我，你為何張嘴就跟我玩笑？”賭氣拿起包袱來就走，和尚隨後就追。走了有一里之遙，和尚後面直嚷：“湯油蠟，你等等我！”湯二一想：“這個和尚真可氣，我不認識他，跟我玩笑。”

往前走了不遠，眼前一個鎮市，有買賣鋪戶，也有酒館。湯二一想：“我進酒館喝兩壺酒躲躲他，大概窮和尚他沒錢，等過去我再走，省得他直叫我湯油蠟。”想罷，進了酒舖坐下，說：“夥計，你們這裏賣甚麼酒菜？”夥計說：“我們這裏有酒，有豆腐干，賣餃子，沒別的。你要吃菜，南隔壁有賣的，我借給你一個盤子，你自己去買去。”湯二拿了個盤子說：“夥計，你給我照應著包袱。”夥計說：“不要緊，你去買去罷。”湯二拿著盤子，剛一出酒舖，見和尚一掀簾子，進了酒舖。湯二心中好後悔，說：“我要知道和尚來，我就不來了。”自己已然拿了人家的盤子，又不好不喝，就在隔壁買了一盤熟菜。進酒舖一看，和尚把包袱坐在屁股底下，湯二一看，也不問和尚。湯二問夥計：“我叫你看著包袱哪裏去了？”夥計一看，和尚那裏坐著包袱，夥計過來說：“和尚，你別坐著人家的包袱，給人家罷。”和尚說：“包袱是他的給他，我是纔撿的，祇當我又丟了。”夥計心說：“跑我們屋裏撿東西來了。”立刻把包袱給了湯二。

湯二和尚對面坐下，每人要了兩壺酒，夥計說：“有湯面餃，你們二位吃不吃？”和尚說：“吃得了。”夥計下去工夫不大，說：“湯面餃好了，你們二位要多少？”和尚說：“熱不熱？”夥計說：“剛出籠，怎麼不熱。”和尚說：“熱，我怕燙了嘴，待涼再告訴我。”湯二說：“給我來十個。”和尚見湯二要，說：“我也要十個。”夥計給端過來兩屜，每人一屜。湯二要醋蒜，還沒吃呢，和尚把餃子掰開，啐了一口痰，復反放在嘴裏嚼了吃了。湯二一瞧，說：“夥計拿開罷，我嘔心死。”夥計說：“大師父，你別鬧臟，你這麼吃，人家一嘔心，都不用吃了。”和尚說：“我就不那麼吃了，叫他吃罷。”湯二剛吃，和尚把草鞋脫下來，把熱餃子攔在鞋裏，燙得臭汗味熏人。湯二賭氣，把筷子一摔：“不吃了！”和尚把筷子也往桌上一摔，說：“你不吃了，我還要吃呢。”跑堂的過來一算帳，說：“你們二位，都是一百六十八文。”湯二帶著還有六百多錢，剛要掏錢，和尚那邊說：“俺敕令赫！”伸手掏出有六百多錢。湯二一瞧和尚掏出那串錢，心說：“是我的那串錢。”一摸懷中果然沒了。心中納悶：“我腰裏的錢，怎麼會跑到和尚腰裏去？”自己哼了一聲，和尚拿著這串錢說：“這串錢是你的罷？”湯二說：“和尚，錢可是我的，我不要了，你拿了去罷。”和尚說：“不能，錢是我撿的。方纔我一進來，見錢在地下，我撿起來。是你的，給你，我不要。”說著，把錢拿過去。湯二把錢拿起來說：“和尚，你倒是好人，你要不鬧臟，我真請你喝幾壺酒。”和尚說：“我就不鬧臟，你請我喝兩壺。”湯二說：“那有何妨，我就請你喝。”和尚說：“夥計，你給拿二十壺酒來。”夥計拿上酒來，湯二見和尚一口就是一壺，湯面餃三個一口，兩個一口。湯二一看，大概吃完了，得一吊多錢，給我六百，得拐回去一半去，湯二就說：“和尚，我可沒錢了，今天咱們別讓，你吃你給，我吃我給，同桌吃飯，各自給錢。”和尚說：“你要小氣，今天連你吃都是我給，我焉能擾你？我最實心的，我說我給你就別讓。”湯二倒覺著過不去。和尚說：“我說我給就我給，算到一處。”夥計一算，二帳歸一，兩吊二百八十。和尚說：“我給，我最實心的。你別瞧我穿的破袍子，有肉不這上。”湯二說：“還是我給罷。”和尚說：“你給，你就給，我是實心的。”湯二無法，委委屈屈打開包袱給了錢，自己生氣。和尚扛起湯二的包袱就走，湯二說：“和尚你吃了我的兩吊錢，你還要搶我的包袱？”和尚說：“不是，人得有人心，我不能白吃你，我給你扛著好不好？”湯二一想，和尚倒也有良心，真倒罷了，說著話，出了酒舖。

湯二往西走，和尚往東走，湯二一回頭，說：“和尚，你怎麼往東走？”和尚說：“我是東川的，你是西川的，我跟你往西做甚麼？”湯二說：“你拿我的包袱給我。”和尚說：“你的包袱給我拿著。”湯二說：“和尚，你要搶我？”和尚說：“不但搶你，還要打你。”和尚用手一指，口唸：“俺嘛呢叭咪吽！敕令赫！”湯二打了一個冷戰，就迷糊了。和尚過去打了湯二一拳，把鼻子打破了，流出血來。和尚抹了一包袱血跡，帶著湯二往城裏走。剛到關廂，有人認得湯二，就問：“湯二哥，甚麼事？”和尚說：“你們少管，圖財害命事。”嚇得這人也不敢問了。和尚帶著湯二，一直來到昆山縣。

到了縣衙，和尚往裏走，口中直嚷：“陰天大老爺，和尚冤枉！”旁邊有差人說：“和尚，別胡嚷，哪有陰天大老爺？”和尚說：“圖財害命，人命案。”說著往裏走，直到公堂。

老爺已派人把趙氏等帶下去，見來了一個窮和尚，扛著包袱，上面污血，湯二迷迷糊糊來到公堂跪下。和尚一站，老爺說：“和尚，你見了本縣，因何不跪？可有甚麼冤枉事？可有呈狀？”濟公說：“我和尚祇因在廟中眾僧人都欺負我，我師父叫我化緣，單修一個廟。把殿宇全都蓋好了，正要開光，偏巧下了半個月的雨，又把塌了，又不能再化緣，我師父在這昆山縣地面有兩頃地，叫我賣了蓋廟。我帶著一個火工道，把地賣了，帶著銀子，走在半路，我那火工道他說要出恭，我和尚頭裏走。在三岔路等了有兩個時辰，見這人他背著我的包袱來了，敢情他把我火工道圖財害命了。”老爺把案桌一拍，說：“你叫甚麼名字？因何你把火工道圖財害命？”湯二纔明白過來，一瞧這是公堂之上，自己就把方纔之事，說了一遍。老爺說：“和尚，你這包袱是湯二的？”濟公說：“我也不必跟他相爭論，我和尚開個單子，他要說對了包袱的東西，我的單子不對，那是我誣告不實，老爺拿我治罪。如我的單子對了，他說不對，那是他圖財害命。”老爺一聽有理，就叫和尚寫。寫完了，呈給老爺一看，字還很好，上寫：紅綾兩匹，白布兩匹五尺，黃綾一塊，紋銀二百兩，大小三十七塊，錢兩吊，舊衣裳一身，鞋一雙釘子十六個。老爺一問湯二，焉想到由此人身上又勾出謀奪家產、暗害貞節烈婦之事。

要搭救趙氏玉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